殖民地時期

日本佛教對於台灣佛教「近代化」的追求與摸索
—以曹洞宗宗立學校爲例—

松金公正*

前言

台灣於1895年（明治28年）成為日本的殖民地。其後，直至1945年（昭和20年）日本戰敗為止，共有達8宗14派的日本佛教各個宗派來台，在台灣各地建立了許多的寺院及布教所。[1] 然而，對於他們布教（傳教）的具體內容，至今仍未有詳細的研究。

在日本方面，迄今為止有從日本佛教與戰爭責任的觀點出發，對於台灣布教所進行的若干研究。例如，從事曹洞宗海外布教研究的工藤英勝指出，「曹洞宗在『台灣布教』最初的目的，主要是遵循當時對住在台灣的『本島人』進行的日本同化政策以及之後的皇民化政策」，[2]「企圖達成台灣島民的日本同化及皇民化」。[3] 然而，他在論述中所提到的台灣的「同化」及「皇民化」，具體是指什麼樣的行為呢？對於是否具備任何歷史性意義的問題上只提到「透過與總督府及駐軍的合作，成為殖民地統治的左右手」[4] 這樣抽象的概念。在殖民地統治開始後，到底是經過了什麼樣的過程，使得日本的佛教勢力得以向台灣當地的人們展開布教活動的呢？又這些活動與昭和12年（1937年）左右開始的「皇民化運動」又有著什麼樣的關係呢？根據這些疑問，筆者將目標聚焦到日本殖民地時代初期在台灣的日本佛教勢力的布教活動，就各宗派布教策略的擬定過程進行了研究。[5]

---

*松金公正　宇都宮大學國際學部副教授

1 松金公正〈植民地時期台灣における日本佛教寺院及び布教所の設立と展開〉（《台灣史研究》16，1998年）。

2 工藤英勝〈曹洞宗「台灣布教」の目的〉（《宗教研究》311，1997年，263頁）。

3 工藤英勝〈曹洞宗と海外布教〉（《現代日本と佛教》Ⅱ（國家と佛教），2000年，245頁）。

4 請參閱註2，263頁。

5 松金公正〈曹洞宗布教師による台灣佛教調査と《台灣島布教規程》の制定－佐佐木珍龍《從軍實歷夢遊談》を中心に－〉（《比較文化史研究》2，2000年）、同〈日本統治期における妙心寺派台灣布教の變遷－臨濟護國禪寺建立の占める位置－〉（《宇都宮大學國際學部研究論集》12，2001年）、同〈日本殖民地統治初期的日本人僧侶與台灣〉（《第三屆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學

結果，而歸納出以下兩點。其一，日本佛教各宗派皆在殖民地統治開始後就以台灣當地的人們為布教的主要對象，然而這並非絕對是位於日本內地的本山或宗務院等所主導的「上意下達」式政策，而是由於來台布教的僧侶們的呈報，而「由下往上」地提出建議，進而成為宗派整體的布教策略。其二，以在台灣所建立的寺院及布教所作為據點來推展的各種社會事業，並沒有統一或一定的形式，而是在重複嘗試失敗中，驗證哪一種方式最能獲得較多的信徒或檀家（施主），主要是基於是否有助於布教的立場下，來推展了教育事業為主的各項活動。

此外，在討論到日本佛教的社會事業之推展中不可或忘的是，明治初年的廢佛毀釋的影響。由於這項運動的影響，日本佛教界蒙受了巨大的打擊，原本依賴檀家制度的舊體制被迫改革，而欲借助佛教的「近代化」來重建布教的體制。為此，布教不再侷限於檀家，需與社會密切相關的布教觀念受到重視，而寺院也不再只是說法或舉辦法事的地方，亦變成了舉行各種社會事業的場所。因此，日本各宗派在台灣設立的寺院及布教所也積極的導入了這樣的想法，利用寺院及布教所的院地或主殿，設置了日曜學校（星期日學校）或幼稚園、平民救濟所或釋放者保護所及醫療機關等，也組成了佛教婦女會及佛教青年會等。這些社會事業的導入可視為日本佛教的「近代化」之一。然而，不僅只是佛教，在討論到殖民地時期的台灣近代化時，很容易認為是當時在日本已經建構出確實的「近代」，而將之移入到台灣，卻未曾對於當時日本在「近代化」中所經歷的嘗試失敗以及搖擺不定等加以仔細考量。在思考佛教所進行的各種社會事業之時，也必須慎重研究這個問題，急於做出結論是有危險的。

術研討會論文集》台灣省文獻委員會，2001年）、同〈日本植民地初期台灣における淨土宗布教方針の策定過程（上）、（下）〉（《宇都宮大學國際學部研究論集》13、14，2002年）

然而，在迄今為止的研究之中，對於在台灣的日本佛教勢力所推展之社會事業，可說連其概要都尚未具體掌握。在戰後的研究之中，就本人所見，以日本時代的社會事業為焦點的研究，論述數量並不多。正式討論之研究，僅見於古文君之《日據時期台灣的社會事業—以貧民救助為中心的探討（1895－1938）》[6]以及曾蓮馨的《日治時期台中州社會事業之研究（1920－1945）》。[7]為此，筆者曾對殖民地統治開始之後日本佛教推展了什麼樣的社會事業，進行基礎的處理，整理出其概要。[8]

在本文中，將更進一步把焦點放在教育事業，特別是將曹洞宗所設立的「私立台灣佛教中學林」作為研究的對象，以台灣現有之研究成果為基礎，來討論殖民地統治下佛教勢力所展開的教育工作有著什麼樣的變遷，以及這些變遷又具備了什麼樣的意義。

---

6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年。
7 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年。
8 〈日據時期日本佛教在台灣推行之「社會事業」〉（宗教傳統與社會實踐中型研討會報告，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9年）。

1・在台的日本佛教勢力及教育事業

(1) 主要的研究成果與課題

如前所述，在日本對於在台佛教與教育的關係所做的專門論述為數不多。只有胎中千鶴曾就臨濟宗妙心寺派在台灣的活動進行了若干的研究。[9]

另一方面，在台灣則有江燦騰[10]及釋提寬、[11]藤井康子[12]等所做之研究，特別是以釋慧嚴的研究最為重要。[13]釋慧嚴對於李添春的古典性研究加以批評；在史料運用上除了使用殘存於台灣的歷史資料之外，還藉由殘留於日本的歷史資料，亦即曹洞宗的機關報紙《宗報》中的記載進行分析，透過日台雙方的歷史資料，對於曹洞宗在台北設立之教育機構，從多層性的觀點進行詳細的研究。其中，對於曹洞宗為了培育台灣的僧侶，而設置「台灣佛教中學林」的過程有詳細的敘述。此外，她並提到從推展佛教教育為主的「台灣佛教中學林」轉成一般的教育機構「台北中學校」的過程，日台雙方的僧侶有著什麼樣的合作關係，以及雙方對於教育機構的看法上有著相當大的差異。然而，為了更進一步明確指出與曹洞宗在台布教政策的擬定之關連性，有必要究明宗務院委員以及宗議員等日本內地的曹洞宗僧侶對於台北別院負責管理台灣布教設立、營運教育機構的認知，以及對於改制成「中學校」一事中，

---

9 胎中千鶴〈日本統治期台灣の佛教勢力－1921年南瀛佛教會成立まで－〉（《史苑》58-2，1998年）。同〈日本統治期台灣における臨濟宗妙心寺派の活動－1920～30年代を中心に－〉（《台灣史研究》16，1998年）。

10 江燦騰《台灣佛教百年史之研究》（南天書局，1998年）。同《日據時期台灣佛教文化發展史》（南天書局，2001年）。

11 釋提寬〈「鵝林文庫」與日據時期的台灣佛教中學林〉（《圓光新誌》51，2000年）。

12 藤井康子《日治時期台灣中學校之形成－教育目的、制度、背後支柱－》（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年）。

13 釋慧嚴〈西來庵事件前後台灣佛教的動向－以曹洞宗為中心－〉（《中華佛學學報》10，1997）。同〈日本曹洞宗與台灣佛教僧侶的互動〉（《中華佛學學報》11，1998年）。

為何台北別院在剛開始採取消極的態度。

(2) 日本佛教勢力所行之教育事業

在殖民地統治開始後，日本佛教勢力開設及實施之教育事業有哪些呢？表1為筆者根據《台灣教育沿革史》[14] 等所表列出的日本佛教各宗派設立的主要教育機構一覽表。

表1.日本各宗派開設的主要教育機關一覽表＜1896（明治29）年－1938（昭和13）年＞

設立年月	名　　稱	地區	教育內容	宗　　派
1896(M29).5.	曹洞宗立台南國語學校	台南	國語、算術	曹洞宗
1896(M29).6.	龍谷學校	台北	國語、本島語	本願寺派
1896(M29).6.	開導學校（M40.3.關閉）	台南	國語、算術、漢學	本願寺派
1896(M29).7.	共立學校（明倫學校）	台北	國語、本島語	合作（本派）
1896(M29).7.	曹洞宗立國語學校	彰化	國語、本島語	曹洞宗
1896(M29).8.	私立佛教會附屬語學校	台北	國語、本島語	合作（曹洞）
1897(M30).	曹洞宗立新竹慈慰學校	新竹	國語	曹洞宗
1897(M30).3.	慈民國語學校	彰化	國語、体操、唱歌	真言宗
1897(M30).6.	敬愛學校（關閉後日曜學校）	鹿港	國語	本願寺派
1897(M30).9.	彰化女學校	彰化	國語	真言宗
1897(M30).9.	夜間本島語研究會（附設）	台南	本島語	本願寺派
1897(M30).10.	媽宮小學校	澎湖	小學校	本願寺派
1898(M31).4.	日本語學校	台中	國語	曹洞宗
1898(M31).6.	大谷派本願寺學校	台北	國語	大谷派
1899(M32).3.	高等科假設（附設）	台南	高等科	本願寺派
1899(M32).4.	台南修辭會	台南	本島語	本願寺派
1899(M32).7.	彰化學堂（M34.6.移到泉州）	彰化	補習	大谷派
1900(M33).3.	龍谷學校（M36.閉校）	台中	國語、本島語	本願寺派
1902(M35).11.	淨土宗台南開教學院	台南	培養信徒子弟、僧侶	淨土宗
1903(M36).2.	基隆夜學會	基隆	補習	曹洞宗
1909(M42).8.	台北成德學院	台北	救護少年	本願寺派
1911(M44).6.	基隆夜學校	基隆	補習實業	曹洞宗
1917(T6).3.	鎮南學林	台北	培養信徒子弟、僧侶	臨濟宗
1917(T6).4.	台灣佛教中學林（T5.11認可）	台北	培養信徒子弟、僧侶	曹洞宗
1918(T7).10.	台南學堂	台南	佛教、商學	淨土宗

14 台灣教育會編，1939年。

設立年月	名　　稱	地區	教育內容	宗　派
1920(T9).4.	宜蘭青年研究會（宜蘭夜學校）	宜蘭	中等教育	大谷派
1921(T10).9.	苗栗（夜學）中學園	苗栗	補習（本島人）	本願寺派
1922(T11).11.	私立曹洞宗台灣中學林（改稱）	台北	普通中等、培養僧侶	曹洞宗
1923(T12).2.	青年義塾	台北	補習（書房）	曹洞宗
1924(T13).	台南商業學院	台南	商業	淨土宗
1924(T13).8.	學生會	旗山	補習（內台人）	本願寺派
1926(T15).4.	真宗本願寺派台灣開教區教學財團	台北	補習	本願寺派
1926(T15).5.	中尊寺附屬常磐授產部	台中	授產、裁縫	本願寺派
1927(S2).	阿里山寺裁縫學校	阿里山	裁縫	曹洞宗
1927(S2).9.	林田婦人會	林田	裁縫	本願寺派
1929(S4).2.	高雄女子裁縫講習所	高雄	裁縫	本願寺派
1929(S4).5.	台南家政裁縫講習所	台南	裁縫（本島女子）	本願寺派
1930(S5).4.	基隆裁縫講習所	基隆	裁縫	淨土宗
1932(S7).4.	台南家政女學院	台南	裁縫、普通教育	本願寺派
1932(S7).4.	了覺寺裁縫講習	台北	裁縫	本願寺派
1933(S8).4.	昭和女塾	台南	裁縫	曹洞宗
1933(S8).4.	夜間學校	羅東	補習（內地人）	本願寺派
1934(S9).4.	佛教專修道場	台北	培養僧侶	臨濟宗
1935(S10).3.	私立台北中學（改稱）	台北	普通中等（3年制）	曹洞宗
1937(S12).4.	法隆寺社會教育部	嘉義	國語	淨土宗
1937(S12).4.	高雄市慈愛簡易國語講習所	高雄	國語	臨濟宗
1937(S12).9.	樺山國語講習所	台北	國語	淨土宗
1938(S13).9.	私立台北中學校（改稱）	台北	普通中等（5年制）	曹洞宗

<M：明治、T：大正、S：昭和>

資料來源：《台灣教育沿革史》（台灣教育會編，1939年）、《宗報》（曹洞宗務院，1896－1938年）等。

從表1可得知，日本佛教各宗派設立之教育機構根據其設立時期的不同，可分為三個階段。首先，第一階段是在殖民地統治一開始後，到1900年（明治33年）左右為止，設立了許多學校，教授來台的日本人台語、教授台灣人日語。然而在明治30年代，由於總督府修正教育制度，因此這些學校都陸續停辦。第二階段是從明治30年代後半，到大正時期為止，設立了教育台灣人信徒、僧侶的學校，以及以日本及台灣雙方為對象之補習夜校等。第三階段是大正末期到昭和時期，以教育信徒及培育僧侶為目的而設立的學校被迫廢除，為了確保學生的人數，因而改制為普通中等教育機構。在這個階段中（特別是

昭和時期），還設立了許多裁縫學校等就業輔導性質的學校。從昭和10年代以後，對於台灣人的日語講習機構也有增加。

2．私立台灣佛教中學林的設立

(1) 台北市私立泰北高級中學之沿革

日本殖民地時期設立的曹洞宗私立台灣佛教中學林，其後的變遷如表2所示，現今曹洞宗私立台灣佛教中學林是由台北市私立泰北高級中學（以下簡稱為泰北中學）所承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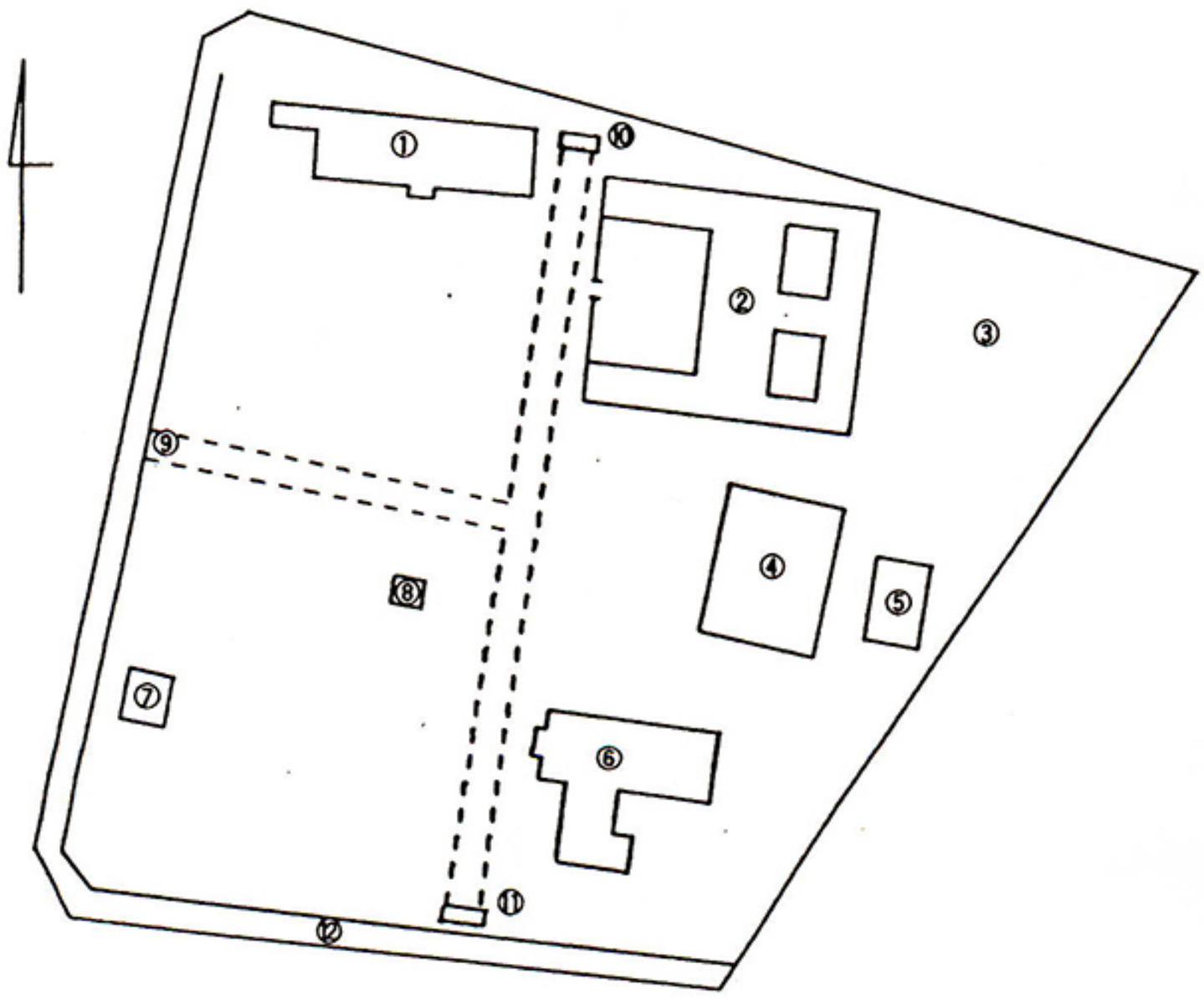


示意圖　私立曹洞宗台灣中學林校地及建築示意圖(大正11<1922>年左右)

①校舍
②講堂宿舍職員宿舍
③運動場
④本堂(舊本堂於大正元〈1912〉年因暴風襲捲而倒塌，新本堂於大正12〈1923〉年完成)

⑤納骨堂
⑥庫裏
⑦稲荷堂
⑧鐘樓堂
⑨正門
⑩側門
⑪側門
⑫水溝

資料來源：〈私立曹洞宗台灣中學林設立ノ件認可〉(大正11年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一四七卷第九文書，國史館台灣文獻館)，大正11年9月29日伊藤俊道提出的〈私立學校設立認可申請〉檔案附圖。

表2. 台北市私立泰北高級中學之沿革概要

1916（大正5）年	創設私立台灣佛教中學林（1917年4月開學）
1922（大正11）年	改稱私立曹洞宗台灣中學林（編入鎮南學林的學生）
1935（昭和10）年	改稱私立台北中學
1938（昭和13）年	完成士林校舍，改稱私立台北中學校
1943（昭和18）年	修德女學校被認可設立
1947（民國36）年	設立台北市私立泰北中學

有關泰北中學現在的營運，當然與現在的日本曹洞宗沒有任何的關係。然而，泰北中學與愛知學院大學（原曹洞宗第三中學林）以及多多良高中（原曹洞宗第四中學林）等日本現存的原曹洞宗立學校等仍有頻繁的交流，在台灣的中等教育機構中，是少數在圖書館中收藏許多佛教、禪宗相關的日語書籍的學校。凡此種種，皆可感受到該校的歷史淵源。

然而，泰北中學的校區現在分成「士林本校部」及「城區部」兩處。曹洞宗在創設該教育機構時，將校舍建於台北別院的院地內，如前示意圖所示，將之作為中學林的機構。這個地方就成為了現在泰北中學「城區部」的起源。圖中的②所示之講堂及宿舍，之後則作為台北別院的觀音堂使用，現在則成為了東和禪寺。亦即，當時的中學林是設置在別院院內，之後於1938年（昭和13年）將校舍遷到了現在的「士林本校部」。為何當時必須從學校發源地的別院遷到距離遙遠的士林呢。這是從宗立學校（培育僧侶以及教育信徒的教育機構）改制為普通教育機構時所必須採取的措施嗎？在討論這一點之前，我想先就設立中學林之時，曹洞宗的宗議會中有過什麼樣的討論，特別是對有關補助金的申請與許可進行若干分析。

(2)私立台灣佛教中學林設立經過—補助金的取得及宗議會—

有關台灣佛教中學林的設立經過，根據前述的釋慧嚴的研究，其設立的目的「是在於懷柔教育台灣人的僧侶、齋友，進而以他們在學校所受的教育，再去感化教育台灣人，所以此學校不是普通日本人的學校。」[15]這個學校是為了「以該校教育之僧侶來開發本島人民」。[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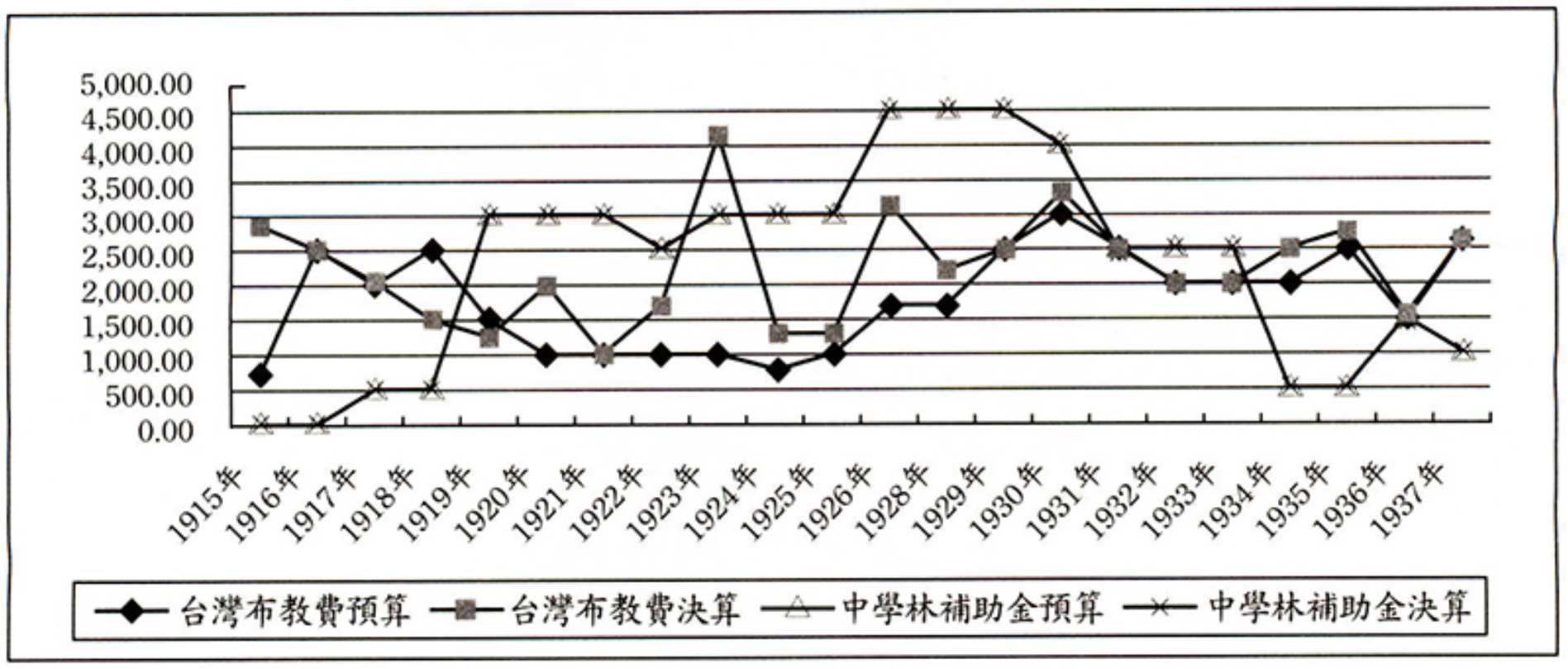
學校的設立及營運當然需要經費。表3為筆者將《宗報》所刊載的曹洞宗的宗費中，從1916年（大正5年）到1937年（昭和22年）的台灣布教費用相關的預算及決算的演變經過，整理後所得出的。

曹洞宗宗費的歲出中有「歲出經常部」及「歲出臨時部」，對於中學林的補助，從1917年（大正6年）到1920年（大正9年）間，是由歲出臨時部中每年撥出1, 000圓作為「台灣佛教中學設立費補助金」。而自1919年（大正8年）以後，則從歲出經常部每年支出2, 000至4, 500圓不等作為「佛教中學林經費補助金」。在1931年（昭和6年），歲出經常部中的項目雖消失，但在臨時部中則編有2, 500圓的「台灣中學林經費補助金」，由此可知從中學林設立以後，一直受到來自宗務院的不同形式的經費補助。此外，下列圖表乃是除去歲出經常部中的中學林補助金後，台灣傳教費用與中學林補助總額的比較圖，可看出其佔有比例之高。

---

15 請參閱前註13，釋慧嚴（1997年，305頁）。
16《宗報》480（1916年12月15日，91頁）。

曲線圖　曹洞宗台灣布教費及中學林補助金之比較（1915－1937年，單位：圓）



資料來源：《宗報》432(1914.12.15.）～ 995(1938.12.1.)（曹洞宗務院）。由於會計標準不同的關係，其中不包括1927年的記載。

從學校持續的得到補助金一事可清楚知道，台灣佛教中學林自一開始就與曹洞宗宗務院有著密切的關係，從統籌海外布教工作的教學部得到許多的援助與支持。然而，光憑此就認定曹洞宗對於台灣佛教中學林的設立與營運是全盤地支持，可能有些言之過早。特別要注意的是在決定補助金事項的宗議會中，對於補助金的支出，有許多議員提出了反對意見或疑問。

在此將話題回歸到學校設立當時。在學校的設立上，1916年（大正5年）曹洞宗宗議會中，教學部長所提出之議案第九號「台灣佛教中學設立經費補助金之支出」，其內容如下：

> 議案第九號　台灣佛教中學校設立費補助金之支出
>
> 第一條　宗務院認定台灣佛教中學校有設立之必要，依此支出該項設立費補助金5, 000圓。
>
> 第二條　前條之支出金額分為兩年，依下列金額編入各年度之宗費預算之歲出臨時部中。
>
> 金額3, 000圓　　大正6年度
>
> 金額2, 000圓　　大正7年度
>
> [《宗報》480, 1916年（大正5年）12月15日，91頁]

然而，正式編列的預算卻是如下列宗令所示。

宗令第九號　台灣佛教中學校設立費補助金之支出

第一條　宗務院認定台灣佛教中學校有設立之必要，依此支出該項設立費補助金3, 000圓。

第二條　前條之支出金額分為三年，依下列金額編入於各年度之宗費預算歲出臨時部中。

金額1, 000圓　大正6年度
金額1, 000圓　大正7年度
金額1, 000圓　大正8年度

[《宗報》480，1916年（大正5年）12月15日，12頁]

亦即，教學部原本預定的金額是5,000圓，卻被減至3,000圓。從議事錄中來判斷，這個補助金的議案當初在「第一讀會」中進行討論，其詳細部分則在委員會中檢討，最後則決議依原案的5,000圓。然而，由於整體的預算不足，預算部與教學部折衝的結果，該筆金額被減至3,000圓。而這個決定導致了設立資金的不足，更波及到了翌年的預算審議，這部分且留後述。在此應該強調的是，在這筆補助金的審議中，有複數的宗議員對此補助提出疑義，並指出補助的不合理性。

當然，也有一部份的宗議員表示：「設立佛教中學教育當地人成為僧侶，藉此推展布教可謂最為適當之方案」，[17] 對中學林設置的必要性有共通的認識。但在另一方面也有如下所述的反對意見。第一個反對意見是認為在日本內地的宗立學校之教育制度都尚未完善，沒有必要將教育事業延伸到台灣。另外，第二個反對意見則擔心如果要在台灣以外的朝鮮或樺太（庫頁島）、滿州也設立中學林的話，則財源將會不足。第三個反對意見，也是成為一大爭議的意見則是對教學部所提出「中學林的經常性經費要以日台雙方的熱心人士之捐贈來負擔」這項說明表示懷疑，因為捐贈有太多的不安定因素，或許將來學校的經常性費用也必須由本山做經常性的負擔。對於第三個反對意見

17 請參閱註16，93頁。

，宗務院委員回答表示：「因為預估今後沒有必要從宗費中撥出台灣佛教中學所需之費用，所以才提出此案」，[18]便以不補助其後的經常性費用為前提，通過每年1,000圓共計三年支出的補助金。

然而，原本中學林的設立，就需要申請預算來補足捐贈不足的5,000圓，如果只撥出3,000圓，就將產生2,000圓的不足額。因此，教學部在隔年的宗議會中提出「台灣佛教中學設立費補助金的追加」議案，但仍然產生與前一年相同的疑問。亦即由宗議員織田活道等所提出之疑問。[19]

> 如此佛教台灣中學（即台灣佛教中學林）現由此處提供一定金額之補助，但其後必將如先前其他人所質疑，再次要求給予補助。

亦即，有許多意見認為教學部所說明的只在設立時補助是不夠的，將來必定也要補助經常性費用。結果，有關這項「台灣佛教中學設立費補助金之追加」一案以下列的形式，在刪減1,000圓後議決通過。

> 宗令第五號　台灣佛教中學設立費補助金之追加
>
> 第一條　宗務院認定台灣佛教中學設立費補助金有增加之必要，依此在該項金額3,000圓上，再追加1,000圓，共計總金額為4, 000圓。
>
> 第二條　前條之追加金額編入大正9年度宗費預算之歲出臨時部中。
>
> [《宗報》503, 1917年（大正6年）12月1日，8頁]

因此，我們必須特別指出，台灣佛教中學林在宗議會中，從一開始就有宗議員對於經費的運營能否健全抱持著懷疑的態度。

而之後對於中學林補助金的支出情形正如前述的織田宗議員所說一般。亦即在1918年（大正7年）的宗議會中，提出了「曹洞宗台灣佛教中學林經費補助金之支出」議案，教學部將當初認為沒有必要的、對於中學林之經常性經

---

18 請參閱註16，94頁。

19《宗報》503（1917年12月1日，61頁）。

費的補助，如下編入預算中。

宗令第五號　台灣佛教中學設立費補助金之支出

第一條　宗務院認定對於台灣佛教中學經費有補助之必要，依此在大正8年度支出2,000圓作為該項經費補助金。

第二條　大正9年度以後之經費補助金額於各年度預算中訂定之。

[《宗報》528, 1918年（大正7年）12月15日，12頁]

事情如上述演變，中學林便以①「設立補助金（臨時部）」→②「設立補助金追加（臨時部）」→③「經費補助金（經常部）」的方式確立出學校的經費基礎，這是特別值得注意的。亦即，在台北別院與統括並提出補出金議案的教學部以及對其進行討論的宗議員之間所做的嘗試失敗中，中學林逐漸整備出學校的經費基礎。中學林在設立初期無法僅靠捐贈經營，必須仰賴宗務院的補助，當然在之後遭遇宗議會要求學校獨立經營的意見下刪減預算，而面臨了存廢的危機。

表3. 曹洞宗費內台灣布教費等台灣關係補助金之變遷（1915年～1937年）（單位：圓）

1915（大正4）年	歲出經常總額	台灣布教費＊註1	俸給諸給及旅費	諸雜費	歲出臨時總額	兩本山台灣別院觀音堂建築費補助金
預算	157,930.00	700.00	580.00	120.00	43,500.00	1,000.00
決算	153,374.65	2,880.80	2,332.25	548.55	42,190.14	1,000.00
1916（大正5）年	歲出經常總額	台灣布教費	俸給諸給及旅費	諸雜費	歲出臨時總額	
預算	158,850.00	2,500.00	1,500.00	1,000.00	48,000.00	
決算	155,137.26	2,477.57	1,729.63	747.94	55,010.80	
1917（大正6）年	歲出經常總額	台灣布教費	俸給諸給及旅費	諸雜費	歲出臨時總額	台灣佛教中學設立費補助金
預算	159,910.00	2,000.00	1,200.00	800.00	41,500.00	1,000.00
決算	161,806.15	2,047.09	1,472.55	574.54	42,190.37	1,000.00
1918（大正7）年	歲出經常總額	台灣布教費	俸給諸給及旅費	諸雜費	歲出臨時總額	台灣佛教中學設立費補助金
預算	172,940.00	2,500.00	1,500.00	1,000.00	35,200.00	1,000.00
決算	177,395.53	1,474.17	1,340.04	134.13	33,947.30	1,000.00
1919（大正8）年	歲出經常總額	台灣布教費＊註2	俸給諸給及旅費	佛教中學林經費補助	歲出臨時總額	台灣佛教中學設立費補助金
預算	210,700.00	3,500.00	1,500.00	2,000.00	40,000.00	1,000.00
決算	226,536.95	3,231.00	1,231.00	2,000.00	39,244.61	1,000.00
1920（大正9）年	歲出經常總額	台灣布教費	俸給諸給及旅費	佛教中學林經費補助	歲出臨時總額	台灣佛教中學設立費補助金
預算	264,830.00	3,000.00	1,000.00	2,000.00	41,000.00	1,000.00
決算	273,865.06	3,985.55	1,985.55	2,000.00	40,026.26	1,000.00
1921（大正10）年	歲出經常總額	台灣布教費	俸給諸給及旅費	佛教中學林經費補助	歲出臨時總額	台灣別院本堂再建費補助金追加
預算	331,850.00	4,000.00	1,000.00	3,000.00	54,000.00	1,000.00
決算	326,890.59	3,982.48	982.48	3,000.00	62,917.61	1,000.00
1922（大正11）年	歲出經常總額	台灣布教費	俸給諸給及旅費	佛教中學林經費補助金	歲出臨時總額	台灣別院本堂再建費補助金追加
預算	320,500.00	3,500.00	1,000.00	2,500.00	88,500.00	1,000.00
決算	330,903.43	4,207.16	1,707.16	2,500.00	93,071.22	1,000.00

1923（大正12）年	歲出經常總額	特別地方開教費＊註3	台灣布教費	佛教中學林經費補助金	歲出臨時總額	台灣別院本堂再建費補助金追加
預算	348,950.00	20,600.00	1,000.00	3,000.00	40,280.00	1,000.00
決算	354,417.91	24,350.11	4,064.78	3,000.00	46,042.81	1,000.00
1924（大正13）年	歲出經常總額	特別地方開教費	台灣布教費	佛教中學林經費補助金	歲出臨時總額	台灣別院本堂再建費補助金追加
預算	438,800.00	7,600.00	800.00	3,000.00	93,500.00	1,000.00
決算	402,962.03	18,861.59	1,282.12	3,000.00	90,690.26	1,000.00
1925（大正14）年	歲出經常總額	特別地方開教費	台灣布教費	佛教中學林經費補助金	歲出臨時總額	台灣別院本堂再建費補助金追加
預算	441,950.00	13,100.00	1,000.00	3,000.00	84,000.00	1,000.00
決算	424,043.73	16,603.39	1,235.35	3,000.00	87,992.52	1,000.00
1926（大正15）年	歲出經常總額	特別地方開教費	台灣布教費	佛教中學林經費補助金	歲出臨時總額	台灣佛教館附屬圖書館建築費補助
預算	414,650.00	17,700.00	1,600.00	4,500.00	92,510.00	1,000.00
決算	419,122.30	19,980.55	3,118.35	4,500.00	93,538.40	1,000.00
1928（昭和3）年	歲出經常總額	特別地方開教費	台灣布教費	佛教中學林經費補助金	歲出臨時總額	台灣佛教館附屬圖書館建築費補助等4件
預算	437,850.00	16,400.00	1,600.00	4,500.00	124,000.00	4,000.00
決算	433,123.31	17,166.17	2,193.18	4,500.00	125,650.97	4,000.00
1929（昭和4）年	歲出經常總額	特別地方開教費	台灣布教費	佛教中學林經費補助金	歲出臨時總額	台灣高雄布教所移轉新築費補助等3件
預算	468,500.00	22,300.00	3,000.00	4,500.00	98,400.00	3,000.00
決算	457,961.06	23,018.73	3,000.00	4,500.00	97,692.97	3,000.00
1930（昭和5）年	歲出經常總額	特別地方開教費	台灣布教費	佛教中學林經費補助金	歲出臨時總額	台灣台南寺移轉新築費補助等2件
預算	441,300.00	21,700.00	3,000.00	4,000.00	95,900.00	2,000.00
決算	434,390.52	21,999.32	3,000.00	4,000.00	83,758.64	2,000.00
1931（昭和6）年	歲出經常總額	特別地方開教費	台灣布教費		歲出臨時總額	台灣中學林經費補助金
預算	382,495.00	15,200.00	2,500.00		50,500.00	2,500.00
決算	373,383.34	15,310.00	2,500.00		50,500.00	2,500.00
1932（昭和7）年	歲出經常總額	特別地方開教費	台灣布教費		歲出臨時總額	台灣中學林經費補助金
預算	401,495.00	14,700.00	2,000.00		46,700.00	2,500.00
決算	388,881.18	14,820.00	2,000.00		47,666.45	2,500.00

1933（昭和8）年	歲出經常總額	特別地方開教費	台灣布教費	
預算	360,457.00	17,700.00	2,000.00	
決算	351,243.19	16,425.41	2,000.00	
1934（昭和9）年	歲出經常總額	特別地方開教費	台灣布教費	
預算	359,099.00	15,700.00	2,000.00	
決算	351,017.28	16,231.74	2,000.00	
1935（昭和10）年	歲出經常總額	特別地方開教費	台灣布教費	
預算	346,578.00	16,200.00	2,500.00	
決算	434,580.68	16,605.90	2,654.92	
1936（昭和11）年	歲出經常總額	特別地方開教費	台灣布教費	
預算	293,630.00	12,525.00	1,500.00	
決算	283,613.70	12,593.47	1,500.00	
1937（昭和12）年	歲出經常總額	特別地方開教費	台灣布教費	
預算	360,100.00	24,800.00	2,600.00	
決算	34,795.32	24,807.69	2,599.74	

歲出臨時總額	台灣中學林經費補助金
40,450.00	2,500.00
41,319.99	2,500.00
歲出臨時總額	台灣中學林經費補助金
70,950.00	500.00
71,352.41	500.00
歲出臨時總額	台灣中學林經費補助金
90,387.35	500.00
72,338.95	500.00
歲出臨時總額	台灣中學林經費補助金等4件＊註4
70,750.00	2,500.00
70,749.33	2,500.00
歲出臨時總額	台北中學校舍增築費補助金等2件＊註5
240,750.00	2,000.00
242,925.61	2,000.00

資料來源：筆者依據《宗報》432（1914年12月15日）～995（1938年12月1日）（曹洞宗務院，駒澤大學圖書館藏)為基礎而成。（由於會計標準不同關係，其中不包括1927年記載）

〈「歲出經常總額」→（中文）「年度常性支出總額」、「台灣布教費」→（中文）「台灣傳教費」、「俸給諸給及旅費」→（中文）「薪水支給及旅費」、「諸雜費」→（中文）「各雜費」、「歲出臨時總額」→（中文）「年度臨時性支出總額」〉

＊註1：「台灣布教費」（1915年～1918年）是「俸給諸給及旅費」加「諸雜費」之合計金額。

＊註2：「台灣布教費」（1919年～1922年）是「俸給諸給及諸雜費」加「佛教中學林經費補助（金）」之合計金額。

＊註3：1923年～1934年「台灣布教費」及「佛教中學林經費補助（金）」是「特別地方開教費」的一部份。

另「佛教中學林經費補助（金）」為1928年～1930年「台灣中學林經費補助金」之名義變更。

此「特別地方開教費」除了上記2項目以外，據1923年為例即包括了「北海道新寺創立補助費」、「朝鮮傳教費」、「樺太傳教費」、「滿州布教費」、「布哇布教費」、「海外布教者補助費」等費用。

＊註4：其中「台灣中學林經費補助金」（預算、決算）為500.00圓。此外，亦包「台北中學校舍增築費補助金」（預算、決算）1,000.00圓。

＊註5：其中「台北中學校舍增築費補助金」（預算、決算）1,000.00圓。"

3・從培育僧侶的機構成為普通教育機構
—私立台北中學校的設立—

(1)私立學校規則的制定以及台灣佛教中學林的改制

台灣佛教中學林依1922年（大正11年）6月27日頒布的私立學校規則（府令第一三八號），改制成私立曹洞宗台灣中學林。同年9月29日，當時的曹洞宗大本山台北別院院主兼台灣佛教中學監督[20]的伊藤俊道，重新以曹洞宗台灣中學林設立者之身分，向台灣總督府提出了設立申請，同年11月1日獲得設立許可。[21]該設立申請書中附有「變更目的理由書」，其中寫道「台灣佛教中學林係當時有感於對僧侶及齋友施以佛教為主的高等普通教育之必要而設立。然而，其後既已達成該目的，且因時勢之演進，台灣佛教中學林亦面臨了需做變化之命運.....（中略）.....只對僧侶及齋友教授佛教知識的時代已經過去，如今已是需對一般子弟灌輸佛教精神的時代」，記述當時為了對一般子弟施行高等普通教育並賦予佛教知識，因此將學林的目的變更為適合一般子弟。

此外，在附加的學則中，學習科目除了有佛學及佛教入門、佛教大意之外，還設定了有修身、國語、漢文、英語、歷史、地理、數學、理科、法政經濟、台語、體操等普通教育科目。例如，在第一學年每週授課時數共計30小時，其中佛學只佔了2小時。與1919年（大正8年）時的台灣佛教中學林時代相較，當時設定為學習科目的除宗學、佛學之外，有修身、國語、漢文、歷史、地理、數學、博物、辯論、體操、英語等，第一學年的每週授課時數共計

---

20 伊藤俊道1920（大正9）年1月16日相繼大石堅童，被任命為第二任台灣佛教中學林長。1921（大正10）年1月31日他進而被任命為台灣佛教中學林監督。江善慧學監作為第三任林長而受命。

21 請參閱「私立曹洞宗台灣中學林設立ノ件認可」（「大正11年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一四七卷，冊三四一七，第九文書，1922年，國史館台灣文獻館）。

31小時，宗學與佛學則佔了5小時。[22] 由此可知，藉由曹洞宗台灣中學林的設立來推展的曹洞宗教育，已從信徒教育及僧侶培育移轉成為普通教育。

（2）從「中學林」成為「中學」

表4為曹洞宗兩大本山台北別院院主[23]及台灣佛教中學林、曹洞宗台灣中學林、台北中學、台北中學校校長（林長、學長）以及主要教員在職期間一覽表。從表4中可得知，有兩位教員曾長期任職於該學校。其中一人是鵜林利見，他於1922年（大正11年）1月被任命為台灣佛教中學林教頭（學校中僅次於校長的職務，相當於台灣的教務主任），[24] 而至1933年（昭和8年）1月過世為止，[25] 任職達11年，[26] 另一人是富樫清玄，他從1933年（昭和8年）1月至戰爭結束為止，共13年間擔任學監及教頭，經歷了中學林改制成為台北中學、台北中學校過程。富樫清玄於1983年（昭和58年）出版自傳《年輪—回顧自我審視》（《年輪－振り返って己を見つめる－》），[27] 在書中記述了從《宗報》等中所看不到的，對於中學林改制成為中學及中學校的情形，十分值得參考。因此，本節就參考該書，來追溯中學林升格為中學校的過程。

22〈台灣佛教中學林入學志望者心得〉（台灣佛教中學林，1911年）。

23 1929（昭和4）年11月15日，公布《台灣布教法》，把院主改稱布教總監。

24《宗報》607（1922年4月1日，6頁）。

25 曾景來〈中學林教頭校葬告別式吊詞〉（《南瀛佛教》11－2、1933年、51－52頁）。

26 關於鵜林利見，請參閱前註11釋提寬的論文。

27 植木晴美編，文光堂印刷。他的回憶錄在掌握當時的變更時很值得參考，但在史實方面需要《宗報》或行政文件的佐證。

表4　曹洞宗兩大本山台灣別院主（布教管理）及台灣佛教中學林、曹洞宗台灣中學林、台北中學、台北中學校的校長（林長、學長〈校長〉）、主要教員的在職期間一覽表

姓名＼年	T5	T6	T7	T8	T9	T1	T1	T1	T1	T1	T1	S2	S3	S4	S5	S6	S7	S8	S9	S1	S1	S1	S1	S1	S1	S1	S1	S1	S1	S20
〈院主〉																														
大石堅童	■	■	■	■	■																									
伊藤俊道					■	■	■																							
水上興基								■	■	■	■	■	■	■	■															
大野鳳洲															■	■	■	■												
島田弘舟																		■	■	■	■	■								
高田良三																						■	■	■	■	■	■	■	■	■
〈校長〉																														
大石堅童	■	■	■	■	■																									
伊藤俊道					■	■																								
江善慧						■	■	■	■	■	■	■	■	■	■	■	■	■												
島田弘舟																		■	■	■	■									
高田良三																					■	■								
木村雄山																						■	■	■	■	■	■	■	■	■
〈教員〉																														
鵜林利見							▒	▒	▒	▒	▒	▒	▒	▒	▒	▒	▒	▒												
富樫清玄																		▒	▒	▒	▒	▒	▒	▒	▒	▒	▒	▒	▒	▒

↑ 私立台灣佛教中學林　↑ 私立曹洞宗台灣中學林　↑ 私立台北中學　↑ 私立台北中學校

<T：大正、S：昭和>

資料來源：筆者依據『宗報』（曹洞宗務院，駒澤大學圖書館藏）「職員任免」欄等為基礎而成。

雖然自1922年（大正11年）11月起曹洞宗台灣中學林以普通教育機構重新出發，但在鵜林利見過世時，已擬定了廢除學校的方針。根據富樫清玄的自傳所述，他於1932年（昭和7年）4月為拜訪師僧西方透關而來到台灣。一開始住在西方所屬的台中州豐原布教所，之後前往台北別院。同年12月，受當時的布教總監大野鳳洲所託：「宗務所已訂定三年後廢校的方針，可否擔任中學林的教師直到廢校為止」，[28] 而受聘為中學林的教員。富樫清玄如下記述了當時的狀況：

> 在設立者之宗務院中，訂定了各學校須按獨立核算制度獨立經營的方針。如果無法獨立經營就必須廢除學校。大野老師由於高齡而無獨立經營的自信，江善慧林長為了募集獨自經營所需的資金15, 000圓的四處奔走，但終究失敗，無法獲得設立教育財團的許可。亦即，要獨自經營中學林，必須打破現行3年制的發展方式，升格為5年制的甲種中學校。…（中略）…大野總監及江善慧林長都認為學校的廢除已是不可豁免的。[29]

然而後來卻因1933年（昭和8年）7月大野鳳洲的調遷而改變。島田弘舟被任命為新的布教總監。[30] 島田對於中學林的存續發展抱持肯定的看法，[31] 在到任後即命令富樫負責解決中學林的存續問題。[32]

當時由於時代轉變，大家開始關心台灣人子弟的教育，而富樫有鑑於當時的中學林雖然力薄，但乃是島內少數的台灣人教育機構，因此認為「不能任由」中學林廢校停辦。[33] 因此，他除了一方面謀求同窗會及保護者會的協助之外，一方面募集捐款。此外，為了將中學林改制為五年制公立中學校，他在總督府評議員及台北州學務課的指導下，著手進行校舍的增建及學制的變更。

---

28 請參閱註27，27頁。
29 請參閱註27，27頁。
30 高田良三《現地寺院布教所調查要項答申書　曹洞宗兩大本山別院》，1943年。
31 請參閱註27，33頁。
32 請參閱註27，30頁。
33 請參閱註27，31頁。

這一連串的努力，終於在1935年（昭和10年）3月取得台北中學的設立許可。然而根據富樫的說法，升格為畢業後可取得升大學資格的中學校，需要具備：①設立教育財團法人，②收納學生人數1, 000人以上的校舍，③可進行體育及學校教練的校園，④可進行武術（劍道、柔道）的體育館，⑤理科教室、圖書館，⑥充實教職員，⑦專任的校長（具有教員資格及經驗者）等七項條件。[34]

亦即，要改制成為普通中學校就必須取得較大的土地，並遷移校址。然而，學校負責人島田由於其正職為曹洞宗台灣布教總監，他認為學校的經營只是布教的手段之一，如果台北中學要遷出別院，就違反了其設立的宗旨，而且改制為普通中學校後，便失去了由曹洞宗經營的意義。[35]因此，在當時一般認為學校要遷移是難以實現的，但島田於1937年（昭和12年）8月從布教總監卸任，繼任的高田良三則贊成學校的遷移及升格，因此便借用學校遷移候補地—士林街台灣拓殖會社的土地，來興建新的校舍。1938年（昭和13年）4月完成全校的遷移工作，由木村雄山出任新校長，至此畢業生具備升大學資格的五年制「台北中學校」終於正式出發。[36]

如上所述，將校地遷移到士林，是由曹洞宗教育機構改制成為普通教育機構上必須跨越的最後一道關卡。換言之，曹洞宗設立的中學林，本是以培育僧侶為主的教育機構，最後卻必須遷出台北別院以換得學校的繼續經營，這可說是象徵著日本殖民地時期，日本佛教勢力在台灣推展佛教教育的極限性。

就〈台北市私立泰北高級中學歷屆畢業生人數統計表（1）（民國7年～民國35年）〉（由台北市私立泰北高級中學提供）中歷年畢業生人數觀之，在1940

34 請參閱註27，36頁。
35 請參閱註27，37頁。
36 請參閱註27，39－42頁。

年（昭和15年）3月前畢業的學生人數約為20～30人左右，但在隔年有86人，再隔一年則超過了百人，因此從畢業生的增加可看出學校改制為普通教育後的發展情形。有關畢業生人數的詳細情形以及其後發展的分析，礙於篇幅之故，且留待他處討論。

（3）從所收藏圖書中所見到的教育方針的變化

泰北中學的圖書室命名為善慧圖書館，收藏了許多戰前的日語書籍。遺憾的是其中的一部份已遭廢棄，現存的書籍亦非處於理想的保存狀況。儘管如此，要瞭解及研究殖民地時期的學生們使用了什麼樣的書籍來建構自己的思想基礎，這裡的藏書仍是不可或缺珍貴的資料。

筆者蒙泰北中學張水明校長之厚情，現在正在製作這裡的日語書籍目錄，部分的書籍上印有「曹洞宗台灣中學林」或是「台北中學」、「台北中學校」等的藏書圖印及登記日期，在某個程度上可以瞭解這些書是何時成為圖書館的藏書。另外，正如釋提寬所做的若干研究所示，[37] 其中還有貼著名為「鵜林文庫」登記貼紙的書籍。可想而知是與前述的鵜林利見教頭相關的書籍。然而書籍的由來等尚未釐清，這亦是今後需進一步研究的課題。

然而，貼有或印有「鵜林文庫」及「台北中學」或是「台北中學校」藏書圖印的書籍有多少呢，我將之按分類整理成下列的表5。

表5. 台北市私立泰北高級中學善慧圖書室所藏前台北中學校日本語圖書（單位：冊）

分　　類	總數	鵜林文庫印	曹洞宗台灣中學林印	台北中學・台北中學校印
辭典、字典、百科辭典	41	0	0	0
台灣及南洋關係	15	0	0	7
哲學、宗教	91	31	9	15
文學	79	3	11	18
歷史、人名、人物	135	1	4	100

37 請參閱註11。

分　　類	總數	鵜林文庫印	曹洞宗台灣中學林印	台北中學・台北中學校印
地理	24	2	1	17
政治、經濟、法律	19	0	0	1
工程、理學、醫學	9	0	0	1
農業	6	0	0	2
教育	8	1	0	3
總數	427	38	25	164

從上表可知，圖書的收集與教育方針的變化並非毫無關係。亦即，由台灣佛教中學林（佛教教育機構）改制為曹洞宗台灣中學林（普通教育機構）時期所收集的「鵜林文庫」，書籍內容多為哲學及宗教類，佔全部圖書中哲學及宗教類書籍的3分之1。亦即，曹洞宗台灣中學林時期雖已開始朝向普通教育發展，但佛教教育之層面並未受到輕視。另一方面，印有「台北中學」或「台北中學校」藏書圖印的書籍以文學及歷史類為主，可瞭解在這個時期蒐集的是以推展普通教育所需的書籍為主。

結語

以上就曹洞宗在台灣所設立的教育機構的變遷進行了討論，從中可得出下述的兩點事項。

第一，曹洞宗的宗議會或宗務院對學校經營的基本態度，還是希望學校能夠獨立經營，宗務院對台灣佛教中學林設立所需之經費補助等並無積極性的提案，宗議會亦非給予全面性的支持，而是由當地的日本人布教師及台灣人僧侶、信徒等的要求所促成。這一點從宗議會的討論可以看出：有複數以上的宗議員擔心學校將來的經營，亦即學校是否能夠自立自主地經營，但宗議會並沒有因為中學林是在外地就給予特別待遇。

第二是在改制為畢業後具升大學資格的台北中學校時，校舍遷移至士林一

事所代表的意義。台灣佛教中學林原本是為了推展僧侶的培育與信徒教育而設置，由於經費基礎薄弱，僅憑捐贈並無法負擔學校的經營，因此一直以來都是仰賴宗務院的補助。然而，學校經營受到宗費增減的大幅影響並不穩定，為了跳脫這樣的局面，就必須轉型為普通教育機構。結果，學校從台北別院院地內遷出，使得學校的經營得以穩定，這雖有些諷刺，但可說是顯示出日本佛教在台灣推行佛教專門教育的侷限性。

當然，這其中還隱藏著日本佛教對於台灣佛教認識不足的問題，這個部分留待他處再行討論。

<附記>

(1)為撰寫本稿曾於1999年（平成11年）至2002年（平成14年）間數度拜訪台北市私立泰北高級中學進行調查。承蒙張水明校長及蘇美玉組長等泰北高中各位教職員先生女士的協助與盛情，方有本稿的完成。在此謹致謝忱。

(2)本文譯自〈植民地期台灣における曹洞宗の教育事業とその限界-宗立學校移轉と普通教育化の示すもの-〉（《台灣の近代と日本》，台灣研究部會編，中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pp.259–289），加以增刪、修正而成。

～參考文獻～

◎ 王見川

《台灣的齋教與鸞堂》（南天書局，1996）

◎ 閻正宗

《台湾佛教一百年》（東大圖書公司，1999）

◎ 工藤英勝

〈曹洞宗「台湾布教」の目的〉（《宗教研究》311，1997）

◎ 工藤英勝

〈曹洞宗と海外布教〉（《現代日本と佛教》（Ⅱ）〈國家と佛教〉，平凡社，2000）

◎ 江燦騰

《台灣佛教百年史之研究（1885－1995）》（南天書局，1996）

◎ 江燦騰

《日據時期台灣佛教文化發展史》（南天書局，2001）

◎ 釋慧嚴

〈西來庵事件前後台灣佛教的動向－以曹洞宗為中心〉（《中華佛學學報》10，1997）

◎ 釋慧嚴

〈日本曹洞宗與台灣佛教僧侶的互動〉（《中華佛學學報》11，1998）

◎ 曹洞宗宗務廳編

《曹洞宗海外開教傳道史》（曹洞宗宗務廳，1980）

◎ 胎中千鶴

〈日本統治期台灣の佛教勢力－1921年南瀛佛教會成立まで〉（《史苑》58－2，1998）

◎ 胎中千鶴

〈日本統治期台灣における臨濟宗妙心寺派の活動－1920－30年代を中心に〉（《台湾史研究》16，1998）

◎ 張曼濤主編

《中國佛教史論集－台灣佛教篇》（《現代佛教學術叢刊》87，大乘文化出版社，1979）

◎ 松金公正

〈植民地時期台灣における日本佛教寺院及び説教所の設立と展開〉（《台灣史研究》16，1998）

◎ 松金公正

〈曹洞宗布教師による台灣佛教調査と《台灣島布教規程》の制定－佐々木珍龍《従軍實歷夢遊談》を中心に〉（《比較文化史研究》2，2000）

◎ 松金公正

〈日本統治期における妙心寺派台灣布教の變遷－臨濟護國禪寺建立の占める位置〉（《宇都宮大學國際學部研究論集》12，2001）

◎ 松金公正

〈日本植民地初期台灣における淨土宗布教方針の策定過程（上）〉（《宇都宮大學國際學部研究論集》13，2002）

◎ 松金公正

〈日本植民地初期台灣における淨土宗布教方針の策定過程（下）〉（《宇都宮大學國際學部研究論集》14，2002）

◎ 李添春

《台灣省通志稿》卷2〈人民志宗教篇〉（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纂組，1956）

◎ 李添春原修，王世慶整修

《台灣省通誌》卷2〈人民志宗教篇〉（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71）

◎ 李添春

〈台灣佛教史料－上篇曹洞宗史〉（《台湾佛教》25－1，1971）

◎ 林普易

《台灣宗教沿革誌》（台灣佛教月刊社，1950）



曹洞宗大本山台北別院新本堂（1923年完成），照片原載於《第十四回卒業記念寫真帖》（1933年3月，私立曹洞宗台北中學林）



私立曹洞宗台北中學林時之校舍，照片原載於《第十四回卒業記念寫真帖》（1933年3月，私立曹洞宗台北中學林）



台北市私立泰北高級中學城區部之校舍，筆者攝，2002年3月25日



鵜林利見



富樫清玄

照片原載於《第十四回卒業記念寫真帖》（1933年3月，私立曹洞宗台北中學林）



鵜林利見追悼法事（鵜林利昭先生提供）



曹洞宗大本山台北別院鐘樓堂，照片原載於《第十四回卒業記念寫真帖》（1933年3月，私立曹洞宗台北中學林）



鐘樓堂正面
筆者攝，2002年3月25日



鐘樓堂側面
筆者攝，2002年3月25日